





檢查者李文琦  
覆查者譚新嘉

(第拾叁册) 共存拾陸册

|         |                                    |
|---------|------------------------------------|
| 書名      | 五燈會元                               |
| 刊寫時代    | 明覆宋本                               |
| 裝式      | 線裝 錄觀                              |
| 卷數      | 第拾柒                                |
| 葉數      | 肆拾肆葉                               |
| 行格      |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
| 高廣      | 高法寸二分 廣玖寸捌分                        |
| 邊口      | 左右雙線白口上有字教魚尾下標五燈集下標佛祖左下標彙教下口畧有梁工石氏 |
| 印章      | 首有本館朱文長印                           |
| 其他標識及狀況 | 尾有捐琴人名氏                            |
| 覆查加注    |                                    |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寶峯克文禪師

大滬懷秀禪師

祐聖法宏禪師

仰山行崇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東林常惣禪師

雲居无祐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檢查者李文琦  
覆查者譚新嘉

書名 五燈會元

(第拾卷)

冊) 共存拾法冊

刊寫時代 明復宋本

裝式 線裝 銀觀

卷數 第拾卷

葉數 肆拾肆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法寸二分 廣玖寸四分

邊 左右雙線白口上口有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五下標系教下口卷有

首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尾有捐某人姓名

及 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以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寶峯克文禪師

大滬懷秀禪師

祐聖法窟禪師

仰山行寧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東林常惲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隆慶慶開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

石霜琳禪師

華光恭禪師

上藍順禪師

自常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雪峯道圓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靈巖重確禪師

廉泉曇秀禪師

高臺宣明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積翠永庵主

歸宗志芝庵主

南嶽下十三山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東林總禪師法嗣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圓通可僊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棲真德嵩禪師



三  
五火十七  
褒親有瑞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褒親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堯率志恩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寶峯文禪師法嗣

法雲杲禪師

堯率從悅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太平安禪師

五峯本禪師

洞山至聖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寶華金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慧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庵主

雙溪印首座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  
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  
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  
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水銀徒可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  
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玉廿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  
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  
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  
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則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



事事勿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毘俄賢卒郡守  
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剥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  
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  
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言如云放洞山二頓棒是有喫  
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鷄鳴  
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  
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更師汗下不能加荅  
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罵會  
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頌之後開法同  
安初受請口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百海無性因覺  
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  
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泓不憚自是泐

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  
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  
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  
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桑樹關角水  
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棍無襠袴無口問無為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笑問一不去二  
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  
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  
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驢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  
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  
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



脚人須是荆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  
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  
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躡跳上三十三天搔脫帝  
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  
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  
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  
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走世法那箇是  
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  
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  
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  
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具聖遠乎

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  
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  
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  
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  
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  
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  
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  
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  
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  
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  
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擗擗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  
鵲噪鷄鳴栢樹聞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  
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



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  
易四端坐契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父云灘便下  
座時翠巖真爲首座截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  
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  
也目連驚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  
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  
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艱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  
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  
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

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  
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  
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回未得解脫今得解  
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  
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  
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  
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禪師三年  
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  
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  
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



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槩曰子已  
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  
搜尋槩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  
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  
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聞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  
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  
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  
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  
觸自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  
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  
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  
機應用不失其宜祗如鋒鋦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  
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

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  
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  
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  
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訶俊  
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  
諍三昧便恁麼去辛杰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  
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  
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  
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  
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  
前此人有限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限無眼據此二  
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曾中物既在曾不安之相常在目  
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久未出玉石不分巧冶  
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者乃舉拂子曰  
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  
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  
將向關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  
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  
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  
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  
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  
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  
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  
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

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  
真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  
士也應難惜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  
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  
知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  
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辨的君不  
見雲門老垂手颯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  
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  
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  
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  
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  
蕭蕭兮木葉飛鴻雁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



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  
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祗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  
又似傳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  
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  
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  
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娼坊我  
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  
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  
大史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  
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  
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  
抽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柢向這裏雪屈  
掛炬應手而靈骨空于普覺塔之東謚普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  
大法决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  
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  
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於起坐具  
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  
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  
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  
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  
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  
故色非不讀書圓悟宗身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  
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滄聞僧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  
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  
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  
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  
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  
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使得黃檗住佛法未  
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  
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  
龍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  
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  
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  
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

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  
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  
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  
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  
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二十棒而今  
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  
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呈現時豁然  
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其於東震旦國大宋  
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  
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  
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  
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  
如何接人師曰點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



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  
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  
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  
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  
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  
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此子黃龍下兒孫  
一箇箇硬剝地祗有真淨老師較此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  
無師曰打疊面前搯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  
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  
曰非但和尚慳慳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  
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  
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

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  
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  
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  
秦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從懷州  
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且敢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  
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一座上堂  
棍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責弄然則國清  
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未忝不陽艷競栽桃李春期令力耕  
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  
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明動即背  
覺合塵鞋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迤相印接不唯自  
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祗有一口劔凡是來者一  
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



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  
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鉢盂裏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  
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  
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  
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  
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  
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拍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待休休休却  
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  
陀石被菴苔裏擲筆峯遭薛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  
歸宗寺裏參迦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鷓鴣殘快鷹不打死兔放出  
濟大龍抽却雲網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

示師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  
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煇  
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  
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心袋重多少  
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  
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  
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  
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  
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諦應觀  
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  
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直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  
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吒忿



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  
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  
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  
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  
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  
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  
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上堂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瀉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拈牛自從  
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  
人黃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策作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  
樞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  
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蓬選黃藥主人龍

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少往往待師  
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示仰之上堂  
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翠蓮此箇門庭接  
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輟毬前  
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  
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流四海  
曹谿路上勤絕人行多了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  
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  
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折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  
蒲地從教荆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家印可上堂  
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蒲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



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  
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塊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  
嚴圖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  
甚麼處師捫臂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頰碎參積翠歲餘盡得  
其道乘間侍翠商禪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否  
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  
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  
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又遠時事作  
麼辜間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  
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  
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  
為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

燈籠常瞋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  
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髮髻卓朔箇箇  
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  
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昔者歸唐土師  
曰作客不如歸家曰又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台是同谿山  
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臨晉圓覺微  
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樞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  
請尋被唱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上著上堂大  
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  
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  
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又參高



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  
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  
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  
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  
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  
擊禪牀上堂敲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  
箇甚麼下觀觀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  
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  
現前古今凝然理何老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駁駁  
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閣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柱系勾連塔  
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  
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丘蘆花青

黃文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早大寧時法曰通  
禪師齋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  
又問二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  
人不得得見師惘然即畏拜昌使謁翠巖首禪師雖久之無省  
且不舍寸陰及謁苦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  
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  
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  
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  
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於老瞿曇彈拍超彌  
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馳去  
重賞千金一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肯鞋錢上堂舉趙州  
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者不著何處摸索



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河呵呵示衆不離當  
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結願道且作箇摸子搭  
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乃有少分相應雲蓋  
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  
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待僧  
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  
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  
當曾感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  
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  
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仄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  
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揚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

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  
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惡惡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  
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  
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三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  
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為大僧遍歷叢席於  
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  
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堂白雲消散紅日東  
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  
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遠天到此一時穿  
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甚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  
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  
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



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親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卧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載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鴛鴦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別除煩惱當為何事師曰祇要無事

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拈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畏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龍慵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師武在同安作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拈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其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具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盈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



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  
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  
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  
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  
隆慶僧閣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日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  
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  
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  
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  
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其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  
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甚年鍾  
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  
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  
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

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盡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  
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  
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  
闍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  
寤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  
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  
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湯問如  
何是道師曰十里雙山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  
長賤避貴問如何是苦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靴  
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靴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  
曰無人踏著上堂五十二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  
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恁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潑潑



十方世界一毫末地向目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撥拍一拍  
上堂架梯可以攀高竈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  
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  
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  
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倦其勝絕殆終于此  
山因闕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磔與語達  
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  
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  
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首尺竿頭事若  
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啣啣漢又僧禮拜起  
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弮壁  
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裏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

看未肯休僧便唱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  
僧禮拜師曰將謂是也被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  
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  
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曰禪林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  
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况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  
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  
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  
夢見抵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鞠多諸祖  
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  
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  
使於嶼流浪生死諸禳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已脚跟下  
褫剥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



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  
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讚撥耳而回  
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情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  
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拍  
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  
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  
是銅沙鑼裏蒲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  
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一下上堂寶  
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  
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  
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關  
牢舉自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  
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違無著問之今猶作

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  
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音同塔  
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瑛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師曰掌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  
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  
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  
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  
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拍鹿爲馬若是翠巖即不然也  
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  
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處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  
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籠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  
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今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



山會上拈花微笑筭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  
種各知其時有事當回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  
未後一著更須知擊加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  
觀空水中捉月單傳一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  
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  
深造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  
三有良父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  
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  
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  
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憇省述偈曰不  
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  
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為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語

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  
得忙中此子閒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  
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  
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父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  
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為奇光境兩立後是何物良父曰劫火  
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  
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  
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  
牛處但看羈馮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  
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眾眾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



果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  
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誤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  
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  
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告話師以拄杖  
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  
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聾  
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  
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每如獨坐明窓下  
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以鐵牛之機針  
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維千種草香抵一株蘭上堂不  
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康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  
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  
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  
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  
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  
出師直上覲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斡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  
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是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  
眼中添眉若也不會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  
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



五十六  
五十九  
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  
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  
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來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  
差却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  
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  
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為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  
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  
僧亦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蘆藪初  
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車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  
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  
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  
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游方至黃龍謁  
晦堂堂堅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  
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  
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  
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  
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  
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  
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  
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  
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



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  
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  
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  
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  
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釣頭不妙  
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釣頭不妙是香餌難  
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  
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  
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  
破抵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  
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  
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

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筋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  
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  
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  
道黃龍騎箇甚麼良父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  
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  
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父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  
曾聞道釣筒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  
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父曰珍重  
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  
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眼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  
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  
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



生者其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  
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  
時七頭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漕客心王自在休參茶  
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  
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  
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  
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  
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  
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異之如趙  
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瑟纔動大衆雲臻無限  
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  
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

似高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  
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  
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  
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  
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  
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  
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  
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瀉喆禪師  
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  
子作麼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  
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



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  
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  
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  
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  
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  
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  
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京三十六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  
懨懨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  
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  
子瓜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黨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  
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

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  
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  
剛眼睛不用師子瓜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  
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  
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  
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  
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  
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  
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  
三般見解是問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在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納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蓬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蓋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屢敵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



公以火... 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  
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  
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  
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  
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繞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  
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  
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  
妄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  
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  
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虵頭上揩痒具正眼者  
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黃金針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膺仕澹如也出  
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  
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  
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媼心不止馬腹  
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  
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  
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  
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  
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



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又  
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  
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  
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  
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  
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  
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  
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勃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  
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  
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  
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

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  
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  
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酸盡古今公  
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蠅娘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  
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噴堂荅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迴脫根塵  
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穿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  
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鷄  
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響石鞞弓架與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廬山圓通可僊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



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襄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  
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  
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乱人龍即  
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  
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  
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  
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  
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  
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  
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  
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  
無良父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  
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  
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  
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  
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一金在鑛全悲願則善  
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  
吐露良父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  
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與隆寒山拊掌欣欣  
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父呵呵大笑曰曇花  
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  
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爲口打師



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為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寧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捺鈎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人處也師曰麈尾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

借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慶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極空豈况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臂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東軍批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鬼鬼居打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素重已靈休諱佛祖扭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毘毘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園上座開封酸棗平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推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卧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垂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句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顯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然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真禮之後通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

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堯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謂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削之師茫然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聞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開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又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



為誰素曰慈明也其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  
 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  
 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  
 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  
 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  
 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  
 到平開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  
 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  
 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  
 符領衆臣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  
 得曰猶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  
 此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七四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屠幽  
 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直兩箇獼猴垂  
 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蟹不能說妙談  
 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  
 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白箇中一曲昇平樂筭得生平未解愁  
 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似  
 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  
 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  
 曰叱叱上堂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  
 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  
 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  
 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  
 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



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瘧叅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  
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  
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  
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寒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  
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  
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  
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此筋骨向  
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啞滋  
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  
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  
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  
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瑟  
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漕

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  
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豈圖  
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之落  
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  
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眾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  
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  
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  
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具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  
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眾至晚為眾秉拂機  
遲而訥眾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  
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



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  
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  
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  
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  
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  
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  
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  
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  
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  
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噉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  
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  
拄杖曰歸宗會新地禾山解打鼓萬象森羅皆從這裏去擲  
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與老

僧傳年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  
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真華王座  
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此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與元府梁氏子初謁立淨淨問近  
離甚麼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麼處師曰大馮淨曰甚麼人師曰  
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  
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  
甚麼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  
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初僧扣問  
但瞑目危坐無所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  
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  
淨詎曰此乃敢爾蓋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  
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



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  
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  
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  
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  
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  
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  
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  
轆轤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  
晴川歷歷漢陽城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改物本本立  
而道生道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三萬物焉拈拄杖起身云大衆  
寶峯何似孔夫子良父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上早拄杖下

座上堂劄又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靄鬱洞庭湖裏白浪  
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白何致重春三門頭合堂禱况况  
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國國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  
喝有甚麼交涉願衆曰不因得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泥元未  
判一氣岑寂不間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  
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  
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  
窟長沙大虫到處齧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  
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  
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  
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調  
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



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  
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賢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  
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  
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  
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  
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  
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具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  
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  
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  
鼓笛便下座上堂天道縱橫解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  
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餅放  
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眾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峯  
即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

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端上唱  
一喝曰是甚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  
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  
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  
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  
事雲巖今日不免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  
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  
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  
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否雲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  
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  
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眾藥山雲巖鉅置殺人兩  
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  
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



星內猛獸潛蹤蒲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  
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  
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  
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  
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  
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  
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  
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  
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  
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  
夜在此提水度壽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  
道箇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壁由是無復見者政  
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

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豈有心哉以空  
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愚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  
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曰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  
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  
一僧便問得用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梨之園上堂吾心  
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

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  
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

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  
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



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擦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  
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  
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李春極暄起  
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又立上堂臘月二  
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  
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三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  
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鞞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  
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法門善空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鷓鴣啄鐵牛無下口處無  
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使下度將來翻成戲論邊  
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  
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

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  
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  
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  
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與逢深後  
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  
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  
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  
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諄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  
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  
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鷓鴣樹上  
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



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堂僧問寶  
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  
無師曰并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揔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  
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更要用使用以概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羅蔔極貴廬  
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曰米四文一  
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比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  
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鑄頑石  
路上行人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  
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  
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出各請高

看遂擢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  
擔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  
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  
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  
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鷓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  
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  
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之幼不如童依景德寺  
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眞淨之室淨  
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  
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闢折泥牛角直至今水逆流淨肯之命



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要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  
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  
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  
逐句受人招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  
此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  
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  
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  
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  
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峯希唐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

行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  
刀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  
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  
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  
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  
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  
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  
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  
三峯艷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  
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  
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闕之弊每舉玄沙未徹



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  
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回耐釣魚船上客却  
來平地擁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  
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  
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覲此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  
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  
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  
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  
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  
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  
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  
聞俱無處所即覲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  
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

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意識知故不能聞  
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  
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  
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若意識不能識  
識亦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說無  
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  
橫萬壑空山寂寂日僧荷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  
是景師曰我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  
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  
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  
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叙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  
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  
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



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  
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  
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觀面為肖前悅後  
洪如融如摩大慧處眾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  
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大尉郭公天民奏 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  
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  
此

南嶽石頂懷志居士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陰寂具得二十  
二歲所著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  
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  
頭未盡其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即出尋方晚  
至洞山語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

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予  
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  
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  
付癡憨蹤跡時空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  
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  
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  
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  
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  
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遜雙溪一日偶書曰  
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  
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  
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鍾興旺

鍾興福

夏勝一娘

馮普福

江奴奴

陳福成

吳幸三娘

王富七娘

潘仁三娘

沈圓三娘

李天麒

張登福

未本恕

尉佛興

徐文亮

堵道堅

駱文賓

吳道可

何元茂

李天麟

孫元祐

厲德昌

童妙圓

錢妙明

嚴道真

葉妙清

季妙堅

石妙堅

王妙惠

曾妙圓

齊妙壽

沈淨真

阮妙善

周榮一娘

黃伯元

陸九中

王子祥

喻道祐

喻元童

胡道真

金秀二

劉觀富

孟善來

朱道貴

顧妙修

陳道顯

沈妙祥

韓本還

劉崇四娘

徐還一娘

會元卷第十七

已上各刊志伯字



